

榮獲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獎金作品

馬列耶夫的故事

——維加·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在家裏——



尼古拉·諾塞夫 著
徐克剛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

榮獲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獎金作品

年

馬列耶夫的故事

— 原名：維加·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在家裏 —

上海火星出版社印行

關於作者

尼古拉·諾索夫 (Nikolai Nosov) 是蘇聯許多最有名的兒童文學作家中的一個。他的第一部受青年讀者歡迎的書是一本發表於七年前名為『哪克——哪克——哪克』 (Tuk-Tuk-Tuk) 的短篇集。

『哪克——哪克——哪克』，這篇作為短篇集名的故事，描寫三個少先隊員不等他們其餘的同志，就獨自行動到夏令營裏去，却被他們不得不在那裏過夜的那所空平房屋頂上的一種神祕的的篤的篤聲，嚇得魂飛魄散。第二天早晨他們發現引起他們恐怖的東西，原來只是一隻平常的黑色白嘴鴉在啄那些去年的山梨樹。

• 1 •

緊接着這一本使人歡喜的故事，作者又發表了幾本作品：『腳步』 (Steps)、『快樂的故事』 (Merry Tales)、『幸福的家庭』 (The Happy Family)、『柯里亞·西聶特沁的日記』 (Kolya Sinitsyn's Diary) 和『在丘上』 (On the Hill)。所有這些集子裏的故事，都寫得很幽默而富於想像力和兒童心裏學上的知識。諾索夫所寫的是關於普通的蘇維埃男女孩子在學習和在遊戲方面的活動。我們看到他們在夏令營裏從事園藝、養雞、養蜜蜂、煮麥片粥、以及偷偷的從集體農場的菜園裏採摘黃瓜。他們是正常的、健康的、勇敢的孩子，跟任何別的地方的孩子一樣愛玩和

海氣，但是都愛好公正與真理，這是蘇維埃生活的基礎。

作者的技巧，一個故事比一個故事，一本書比一本書更為進步。他的人物變得更加逼真，而他的故事，在不失去魅力的情形下，也得到一種重要的東西。作者在讀者中間的聲譽成比例的增加了。每次這個很怕羞的、不愛交際的人出現在兒童讀者的面前，一定會受到那些青年人的熱烈的鼓掌歡迎，他們愉快地笑着，預料着他們又可聽到有趣的故事了。

『馬列耶夫的故事』（原名『維加·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在家裏』）這部書，是尼古拉·諾索夫更向前邁進的一步。諾索夫在本書裏依然忠實於他的青年讀者，同時却要求做父母的和教育工作者們的注意。他的成功從下面這事實看來是很顯然的，自從這本書出版後，維加·馬列耶夫和他的好朋友柯斯加·西塞金的故事，成為『在學校和在家裏』普遍談論的題目。

從文學觀點來說，這本書並不是沒有缺點的。有些人物描寫得太粗略，同時按照本書的計劃，很可以對學校和少先隊生活提供一幅更寬廣的圖畫。然而，就整個來說，這是一部天才的幽默作品，作者對於兒童的愛，對於他們的優良品質的信心，是無可懷疑的，這種品質是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年青公民所共同具有的。

各種年齡的讀者都高興聽到維加·馬列耶夫已使他的作者獲得了斯大林獎金。

馬列耶夫的故事

第一章

這不可怕嗎，時間那樣飛快的過去！暑假『就是這樣的』完結了——在它們幾乎還沒開始前就已經完結了；一轉眼間，學校又開課了。不過在假期中間可是挺有趣的，到處跑來跑去，踢足球，從來也不想到什麼功課或者書本子。至少不想到教科書，雖然我却讀了許多冒險故事。但是叫我讀俄文文法我可決不來，更不要說算術課本了！無論怎樣，我一點也不担心我的俄文；俄文的分數我總是很好的。可是算術却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就不歡喜算術，我的成績是這樣的壞，使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幾乎給我出了一些假期補習題——假期補習題！——要我做。可是她可憐我，就讓我升了四年級——你知道，就是等你到了像我這樣的十一歲時，在學校裏第四個年頭應該升的那個班或那個級。

『我不想使你的暑假過得不快活，』她說。『這次我讓你升級，可是你得保證在假期裏好好的做算術呵。』

當然我保證了，可是一等學校放假，我就把算術忘記得一乾二淨了，要不是學期又到來，可能我會永遠想不起來。我自己覺得很慚愧，因為我沒有照自己保證過

高高捲入空中，隨即把它們丟到地上。風沿人行道追逐着它們，這樣使得它們看來也好像是在急匆匆的到什麼地方去。

我老遠就看到學校大門上貼着一張紅紙的大標語，上面圍着鮮花，上面寫着幾個白色的大字：『歡迎回校！』

那兒的情形就正跟上學期以及上上學期開學時候的情形一樣。它使我想起了第一天上學時的情形。當然，那時我還只是一個小孩。我想起了那第一年，以及我們大家曾經怎樣渴望着很快的長大起來，變成少先隊員。我想起了我們加入少先隊時候的第一次集合，我們的嚴肅的宣誓，以及我們的少先隊大隊長阿西雅·喬其葉夫娜怎樣拿紅領巾給我們，而我們這就成為真正的少年先鋒隊員的情形。

當我想起這一切的時候，我感覺到全身火辣辣的，心裏癢癢的，就像在你碰到一些奇異事情的時候所感覺到的那樣。我的脚不由自主的加快起來，我所能做的只是不讓它跑。說實在，我像那些一年級的小娃兒那樣的在街上跑有點不像樣，到底現在我已經是四年級生了呵！

運動場上已擠滿了人。每一班都分開站着，各自成一個隊。我很快就找到了我這一班。男同學們看到了我，就都瘋了似的大叫起來，向前跑來迎接我，用勁拍着我的背，使我的牙齒都震得格格地響。我決沒有想到他們看到了我會有這樣高興。

『費狄亞·列布金在那兒？』格里沙·瓦西列耶夫問。

『對啦，老費狄亞在那兒？』孩子們叫喊着。『你們兩人總在一起的。你怎麼跟他斷絕關係了呢？』

『費狄亞走了，』我回答。『他不會再到學校裏來了。』

『爲什麼？』

『他跟他爸爸媽媽到別的城裏去了。』

『去幹什麼？』

『你在說謊吧？』阿列克·索洛金說。

『我沒有說謊！』

孩子們都看着我，咧開嘴笑着。他們以爲我在哄他們呢。

『凡尼亞·巴霍莫夫也不在，』侖尼亞·阿斯塔斐耶夫說。

『西遼沙·布卡丁也不在！』一些別的人叫喊。

『也許他們也走了，我們可還不知道呢，』托里亞·狄奧士金說。

就在這時門開了，正是凡尼亞·巴霍莫夫出現了。

『烏啦！』我們叫喊着。於是我們就一起跑去迎接凡尼亞，向他撲過去。

『嗨，讓我走呀！』他叫喊着，竭力要掙脫我們。『你們沒有看見過人嗎？』

可是我們都要拍拍他的背。我也想拍拍他的背，可是我沒有拍着背，却錯拍到他頭上。凡尼亞火起來了。

『那麼你們簡直要打仗啦！』他叫喊着，就拚命掙扎着，想掙脫出去。可是我們不讓他走。要不是西遼沙·布卡丁這時來到，我真不知道會發生些什麼事呢。我們一看到西遼沙，就立刻丟下凡尼亞，向他撲去。

『好，現在我們都在這兒了，』扎尼亞·柯馬洛失說。

『費狄亞·列布金不算，』伊戈爾·格拉乞夫說。

『假如他已經走了，我們怎麼能把他算在裏面呢？』

『可是也許那不是真的。我們可以問問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

『我管你們相信不相信！』我說，語調裏帶着許多嘲諷。

然後我們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完了，就講着我們怎樣消磨了這個夏天。有些到了少先隊營裏去，其餘的留在鄉下跟爸爸媽媽一起。我們都長高了，而且都晒得黑黑的。可是我們誰也沒有格列布·斯卡米金黑得厲害。他那樣子看來簡直像在一個大篝火上烤過一樣。而他的眉毛在對比之下，顯得這樣又滑稽又白。

『你怎麼弄得這樣黑？』托里亞·狄奧士金問他。『一定是整個夏天都在營裏過的吧？』

『不。我在營裏只過了幾個星期，後來我就到克里米亞去了。』

『「克里米亞」？』

『是的，爸爸做工的工廠送他到那兒一個休養院去休養，他就帶媽媽跟我一起

去。」

『那麼你也到過了克里米亞？』

『對啦。』

『那麼你看到海了？』

『嗯，當然。看到了海和所有的東西。』

孩子們把格列布包圍起來，盯住他看，好像他是一個什麼稀奇的東西。

『來，那麼把海的一切告訴我們，』西遼沙·布卡丁說。

『好吧，你們知道，海好大好大呵，』格列布·斯卡米金開始說。『它大得使你站在這邊岸上，簡直看不見對岸。這邊是海岸，那邊望過去却什麼都沒有，只是一片水。你簡直不相信世界上竟有那麼多的水！而那兒的太陽，熱得把我全身的皮膚都給燒掉了。』

『吹大牛。』

『真的！我自己先也很害怕，可是結果下面却還有另外一層皮。現在我這就是另外一層皮膚了。』

『別管你的什麼皮膚不皮膚，給我們講講海吧！』

『等一下……海……呵，那才嚇人呢！全是一片水！一片無邊無岸的水！』

我不知道格列布·斯卡米金告訴了我們關於海的別的什麼，因為正在這時伏洛

狄亞走到我們這邊來了。你真該聽聽那一片轟起來的叫喊聲！我們團團圍住了他，同時講起來。我們要知道今年他是不是還做我們的少先隊長，或者我們將得到另外一個人來做隊長。

『喂，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會把你們交給另外一個人的，我會這樣嗎？我們將繼續在一起工作，就像去年一樣。可是也許你們討厭我了，要想換個人了？』
伏洛狄亞說，笑了起來。

『討厭你？我們永遠不會討厭你。跟你在一起我們總覺得怪有趣的！』

伏洛狄亞告訴我們他跟他的朋友們曾經乘着橡皮艇順着河流作了一次旅行。隨後他說以後再來看我們，就跑到他自己那一班的同學那兒去了。他要跟他自己的朋友們去談談，就像我們這樣。

我們看着他走了心裏很難過，但正在這時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走過來了。我們看到她都很快樂。

『您好，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我們同聲說。

『你們好，孩子們！』她回答，微微一笑。『嗯，你們暑假都過得好嗎？』

『挺好，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

『過了一個很快活的假期？……得到了好好的休息？』

『呵，是的！』

『你們休息厭了嗎？』

『是的，我們休息厭了，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我們要做些功課，換換口味了。』

『這很好！』

『我可是實在休息夠了。再休息一天，我真要受不了啦，』阿列克·索洛金說。

『嗯，阿列克，我看到你還是那個老樣子，喜歡開玩笑。』

『我還是在那個老樣子，只是長高了一點，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

『我要說，真高了不少！』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說，笑起來。

『可是並沒有長得更漂亮點，』尤拉·卡薩特金插嘴說。

我們聽了這話全都大笑起來。

『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費狄亞·列布金再到學校裏來了，』狄馬·巴布塞金說。

『是的，我知道。他跟他爸爸媽媽到莫斯科去了。』

『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格列布·斯卡米金到克里米亞去過，看到了海。』

『這很好。上作文課的時候格列布可以寫海。』

『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他的皮膚都脫光了。』

「誰的皮膚？」

「格列布的。」

「哦！好吧，這我們以後再來講吧。現在排起隊來，準備進教室裏去。」

我們排好隊，其餘各班也都排了隊。校長伊戈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在這學期開始的時候出來歡迎我們，並祝我們在我們的學業上成功。然後老師們領着所有的學生進各級的教室裏去。最小的走在前頭，接着是二年級，然後是三年級。我們在三年級後面，我們後面則是更大的一些。

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領着我們進我們的教室。我們決定照上學期所坐的位置坐，這樣我就一個人坐那張課桌，另外半張却空着無人坐了。房間好像比去年的小了一點，可是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解釋說，房間還是那樣大，它所以顯得比較小，是因為我們都長大了的原故。

她是對的。我在下課時特為跑到一個三年級教室裏去看看，真的，它跟我們的教室一樣大。

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告訴我們，現在我們已經升了四年級，我們必須比以前更用功，因為我們新添了許多科目。除了去年所有的俄文、算術和一些別的科目外，又加了地理、歷史和自然。這意思就是說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好好的用功，免得落後。我們抄錄了新的課程表，同時，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叫我們選舉一個

級長和副級長。

『格列布·斯卡米金做級長！格列布·斯卡米金！』同學們都叫喊着。

『靜些，孩子們。你們不能這樣吵吵鬧鬧。難道你們不知道要怎樣選舉嗎？誰要講話，一定得先舉手。』

這之後我們就開始好好的選舉。格列布·斯卡米金當選做級長，蘇拉·馬里科夫做副級長。

上第二堂課的時候，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告訴我們，說是我們應該先檢查一下我們上學期讀過的功課，這樣使得她能夠知道我們在假期裏忘記了多少。她就立刻開始檢查，結果我甚至忘記了乘法表。當然，沒有完全忘記，只是忘記了末尾的一段。我記得很清楚，七七四十九，但是後面我可很糊塗，記不起來了。

『嗯，馬列耶夫』（這是我），『我知道你整個夏天都沒有看過書，』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說。

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跟我生氣的時候，總叫我的第二個名字 Θ ，在別的時候，她叫我維加。

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我注意到這學期的開頭讀書竟難得多了。功課拖拉着，彷彿

Θ

維加·馬列耶夫的名字叫維加，第二個名字馬列耶夫是姓。聯蘇人的習慣，大人叫小孩

普通都叫名字，叫姓是不大親熱的表示。

佛有人在那兒故意把它們拉長似的。要是我是所有學校的校長的話，我將不讓他們馬上就開始上課，我將讓學生們逐漸的習慣起來，忘記遊戲，慢慢把心思集中起來去讀書。比方說，頭一個星期，上一課就儘夠了，第二星期，上兩課，第三星期上三課，這樣慢慢的加上去。要不然的話，你也只能在頭一星期上頂容易的課，像體操，第二星期可以加上唱歌，第三星期加上俄文，這樣下去，直到算術。現在我不要任何人把我看作我是懶，而且不大喜歡學校，因為這不是真實的。我是很喜歡學校的，可是在玩了一夏天，你高興幹什麼就幹什麼，這樣的放縱了一夏天之後，要突然把心收起來去做功課，是很困難的。

第三堂課是地理。我總以為地理是一種非常難的科目，就像算術一樣，可是結果竟很容易。地理是那種研究『地球』的科學；它告訴你一切的山與河、海與洋。我總以為『地球』是像個薄餅一樣的扁平的，可是奧爾珈·尼古拉葉夫娜却說它根本不是扁平的，而却是圓的，像個皮球一樣。這以前我也聽說過，可是我總以為那是胡說八道。而結果這竟一點也不是胡說八道。科學已經證明『地球』是一個極大極大的圓球，人們住在它的四面。這是因為『地球』把一切都吸到它上面，把人類、動物和一切東西都吸住在它上面，而這也就是人住在下面為什麼不會掉下去的原因了。這兒是一種別的情形——住在下面的人頭朝下的走着，只是他們自己不知道他們是頭朝下的在走，他們以為他們是頭向上的在走呢。假如他們低頭看腳底